



南大南园

江苏文脉公众号自推出“文脉君说”专栏以来，备受关注。江苏文脉工作室团队成员出镜讲述文脉故事，以沉浸式、交互式、立体式的传播方式，让经典亲近大众，让文脉故事融入日常生活，充分彰显出生生不息的文脉力量。

本期，江苏文库编委、凤凰传媒总编辑徐海首次亮相“文脉君说”，讲述40年前，他从南京大学走到东南大学的那条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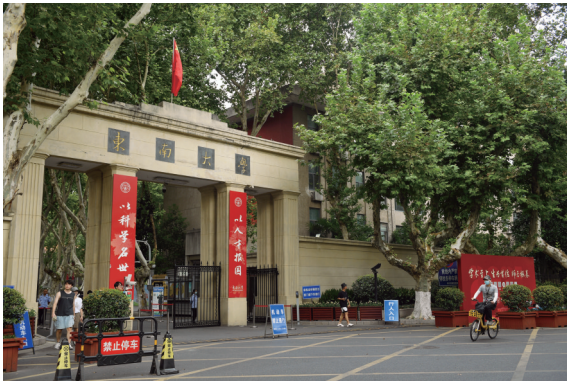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文脉



扫码关注
江苏文脉公众号



扫码看
文脉君说



东南大学

从南京大学走到东南大学

□文/徐海(凤凰传媒总编辑)



1984年秋，我从丹徒县大港中学考上南京大学读书。我们班有五位同学考上了南京的大学，其中一位在河海，两位在东大，我和另一位同学在南大。

河海在西，东大在东，南大居中。在刚开学的几个月里，没事我就跑到东大或河海，与老同学一起踢球吃饭。

去东大的次数最多，都是步行去、步行回，单程20分钟左右。我从南大南园出发，从汉口路往东，越过第一条小巷，北面是天津路，北端路边有鼓楼医院太平间。南面便是通往拉贝故居的小粉桥。



今日汉口路

不得不提汉口路与中山路夹角处的东海印刷厂，厂门口还有个门市部居然卖书。是不是卖出版权委托他们印的书我并不关心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毫无出版和版权意识，现在想想他们当时可真是一本万利啊。门市部北边不远处便是火车票预售处，如今成了鼓楼医院正大门。今昔不同的是建筑的老土与时尚，今昔同的是都有很多人在开着小洞的窗口前排老长的队：一只手拿钱，另一只手拿票——过去是火车票，现在是挂号票。



今日汉口路与中山路交叉口

过了中山路，就是一条叫薛家巷的小巷。一进薛家巷，左边第一个建筑是带院子似乎是两层的小楼。院子外墙刷的是白色的涂料。北京大院外墙的灰与红、苏州小院的黛与白是典型色，而那时南京院墙则是清一色和尚穿的袈裟黄，很难不让人轻声吟诵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。院子让我难忘，还因为里面一家人总喜欢夏秋两季的傍晚在院子里做饭吃饭，而我好几次路过时总是被院子里的菜香击倒，男主人似乎还喝白酒。我被菜香击倒后再次被酒香击昏，直到东大时还难以清醒。

我后来知道，这个薛家巷很有故事。清代人纂修的《同治上江两县志》里面说：“薛家巷，有妙相庵，曲槛临风，空亭枕雨，疏花幽竹，明瑟有致，乱后园林此为独完。两壁石刻甚多，今为威毅伯曾公国荃生祠。”想象一下，清代这里曾经是一处美丽的古典园林，许多名人雅士来游赏，留下墨迹，刻成了碑。太平天国运动期间，南京的古典园林几乎毁坏殆尽，唯独这里留存了下来。此后，这里一度建成曾国荃的生祠。晚清的王闿运游览后，曾经赋诗一首：“成败劳公等，繁华悟此间。依然一片石，长对六朝山。花竹禅心定，蓬蒿战血殷。谁能更游赏，斜日暮鸦还。”他从眼前想到六朝，把南京的历史想了个遍，饱含沧桑感慨。没办法，历史上有才情的人，以及没才情的我，到南京都会这样感慨。

薛家巷的巷子不长，但是故事很多。1906年前后，这里建成了暨南学堂，专门招收华侨子弟。1917年，学堂改名为国立暨南学校，先后开设师范、商业两科和补习班、中学、小学。1921年之后，暨南学校迁离南京。再后来，有了现在著名的暨南大学，校本部位于广州。小小的薛家巷，文脉深厚、传承有致。当然，今天的薛家巷已经和从前大不一样，但我们去走一走，摩挲遐想一番，完全能够体味历史的风云变化。

刚刚讲的这些，都是我后来加入江苏文库编辑出版工作时才发现的。1984年的我，除了青春骚动不安外，对这些一无所知，也不感兴趣。

好，继续往前走。

薛家巷朝东再行百余步便到了黄泥岗。黄泥岗与东大门口的大石桥街以及沙塘园这些土里土气的街巷名，与我南大周边高大上的以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广州城市命名的街道简直判若云泥——南大在云上，东大在泥里，大概是方便他们伟大的建筑系和土木工程系就地取材。

薛家巷到了黄泥岗后便没了路，必须右拐上唱经楼西街，不像现在一直打通到大石桥街，就像没有了前戏。前戏到唱经楼西街向右走到与丹凤街汇合，汇合时就不是前戏而是入了正戏，因为我看见了唱经楼。唱经楼西街是斜插到丹凤街的。如果说丹凤街是人的上半身，那到了唱经楼时便伸出了两条腿，一条腿是唱经楼西街，一条腿是丹凤街北端，而唱经楼便是丹田。



老照片中的唱经楼 图片来自方志南京



今日唱经楼西街和丹凤街交叉口

我每次路过唱经楼，都要驻足良久，因为那飞檐翘角的袖珍古建筑在其他地方十分罕见，加上我有特殊的喜欢沧桑古朴衰朽的审美怪癖，且唱经楼的地名与那个时候大庆路、模范马路等高大上的路名形成强烈反差，特别是在1984年冬天，天寒地冻，街上一片肃杀，而唱经楼里确实不断传来一缕缕丝竹声，让我心里有了温暖。

我查了资料，一些地方志资料说“唱经楼在北门桥北，明仁孝皇后建”，又说“至忤经楼：南唐后主讽经处。明永乐中建楼于此，徐皇后尝临幸焉”。朱棣的徐皇后，是徐达的女儿，很贤能的一位皇后。因为这些人，唱经楼沾上了皇家气息。不过，“忤经楼”这一严肃地方如何变成了“唱经楼”？我猜测与南京人前后鼻音分不清有关。比如我同事张在健，就常常将“担当”说成“蛋蛋”。

过了唱经楼急左拐朝北，进入另一条腿——丹凤街北端。张恨水当年就住在唱经楼边上，后来写成了小说《丹凤街》。往前走再走百步左右，右拐进入土得掉渣的巷名大石桥街。沿着大石桥街数百步后穿过著名的进香河路，便到了四牌楼路。



今日进香河路



今日四牌楼

沿着四牌楼路即将见到东南大学沙塘园校区同学前，我都要把心提到嗓子眼上，因为马路右边是民国时期的江苏省第一监狱(好像清朝就有)，陈独秀曾在此受牢狱之苦。我本来见老同学之前心里总是充满阳光的，并不知道到东大还要经过监狱，直到某日我们的刑法老师把我们带到第一监狱参观，我才知道我已经在一条阴暗的道路上走过多时，而此前步行时心里总是充满阳光的，从那以后，我对我们刑法学教授丧失了好感。

如今，薛家巷小院没了，酒香肉香没了；唱经楼没了，神圣感和温暖感没了；第一监狱没了，阴暗感也没了。不过，南大毕业后，30多年我再也没有重走过从南大到东大的这条路。



江苏文库史料编《新都名胜记》中记载唱经楼



江苏文库方志编收录《同治上江两县志》